

《左傳》「蔡蔡叔」蠡測

朱曉雪

（泉州）華僑大學文學院

摘 要

傳世文獻記載管叔和蔡叔作亂之後，管叔被殺，而蔡叔或言被殺，或言被流放。根據清華楚簡《繫年》的記載，管叔和蔡叔均被周公奉周成王之命誅殺。從古文字字形來看，《左傳》所記「殺管叔而蔡蔡叔」的「蔡」字有可能是「殺」字在傳抄過程中的誤寫。

關鍵詞：《左傳》、蔡、蔡叔、繫年

Speculation about Cai Caishu of *Zuozhuan*

Zhu Xiao-xue

(Quanzhou)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han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said that after insurrection, Guanshu was killed, but some said Caishu was killed, the other said was exiled. According to *Xinian* of Qinghua bamboo, Guanshu and Caishu were both killed by Zhougong. *Zuozhuan* recorded “kill Guanshu and Cai Caishu”,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graph, “Cai” may be the mistake of “Sha”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ription.

Key words: *Zuozhuan*, Cai; Caishu, *Xinian*

在傳世文獻中，管叔、蔡叔作亂之後管叔被殺，史書所記基本相同¹。但是關於蔡叔的記載，或言被誅殺，如：

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

（《春秋繁露》）

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

（《漢書·地理志》）

或言被流放、囚禁，如：

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

（《尚書·周書》）

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

（《逸周書·作雒》）

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

（《史記·管蔡世家》）

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

（《史記·衛康叔世家》）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而《左傳》的記載則頗令人費解：

¹ 也有記載管叔自殺的，如《逸周書·作雒》。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左傳·昭公元年》）

管、蔡啟商，悉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左傳·定公四年》）

其中，「蔡蔡叔」中的第一個「蔡」字，杜預注：「蔡，放也」，此後歷代學者多在杜注的基礎上加以補充進行闡釋，指出「蔡」訓「放也」與「𦵏」字有關，茲列舉如下：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

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𦵏」，音同，字從殺下米，云：「𦵏，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²

孔穎達《正義》云：

《說文》云：「𦵏，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𦵏字，殺下米也。𦵏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𦵏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³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𦵏」字條下云：

《左傳》昭元年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𦵏。正義曰：《說文》𦵏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隸書改作，已失字體，𦵏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

²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20。

³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20。

者，定四年正義同。是𦵏本謂散米，引申之凡放散皆曰𦵏。字訛作蔡耳，亦省作殺，《齊民要術》凡云殺米者皆𦵏米也。《孟子》曰：殺三苗于三危。即𦵏三苗也。」⁴

章太炎考釋三體石經「蔡」字時說：

蔡侯蔡作𦵏，蔡人同。此古文殺字。殺蔡聲通相借，如「殺三苗」，「蔡蔡叔」，并借為「𦵏」是也。孔沖遠說「蔡蔡叔」云：『隸書改作𦵏字，全類蔡字』，此則不然。正以古文重寫𦵏字，上𦵏借為殺，下𦵏借為蔡，隸寫者遂亦重寫蔡字而于音義分別之爾。⁵

楊伯峻注：

蔡叔上一「蔡」字，《說文》作「𦵏」，亦音蔡，蔡、𦵏古音同。張參《五經文字》謂「𦵏，春秋傳多借『蔡』為之」。《後漢書·樊儵傳》李賢注引《傳》則仍作「周公殺管叔而𦵏蔡叔」，則亦有他本作「𦵏」者。杜注：「蔡，放也。」《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亦俱云「放蔡叔」，流放之也。《周書·作雒篇》則謂「管叔經而卒」，亦非周公殺之。」⁶

除此之外，李國正⁷、潘傑⁸也都撰文討論「蔡蔡叔」中的第一個「蔡」字，讚同「蔡」訓為「放」是正確的，「蔡」有「放」義，是由於「蔡」與「𦵏」音近假借而成。

無論把「蔡」字視為「𦵏」字的訛字，還是認為「蔡」、「𦵏」古音相通，上引諸家意見均將「蔡」與「𦵏」聯繫起來，因「𦵏」有「放散」之意，故「蔡蔡叔」義即放逐蔡叔。

與訓「蔡」為「放」這一觀點不同的是陸宗達和王寧的意見，他們認為「祭祀」與「殘殺」之義因此二相通，由此即可理解由「祭」派生出的「蔡」

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33。

⁵ 章太炎：《新出三體石經考》，《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冊，頁629。

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213。

⁷ 李國正：「蔡蔡叔」辯詁，《中國語文》第3期（1997年5月），頁212-214。

⁸ 潘傑：〈談「蔡蔡叔」中的第一個「蔡」字〉，《古籍研究第4期》（1999年11月），頁82-83。

字也有「殺」義。《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一句中「蔡」也是「殺」。⁹李國正駁斥了陸宗達和王寧的意見，認為祭與殺義有關，惟其本義并不等同於殺，由「祭」孳乳的形聲字未必都有「殺」義。¹⁰雖然「蔡」字不一定有「殺」義，但將「蔡」和「殺」聯繫起來的思路也許是正確的。

歷史上的蔡叔是被殺還是被流放，這一點清華楚簡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清華楚簡《繫年》13號簡記載：

周武王既克瞽（殷），乃執（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紂子耿。

傳世文獻中「三監」始見於《尚書大傳》，《漢書·地理志》云「三監」為武庚、管叔、蔡叔，鄭玄《詩譜》則云「三監」為管叔、蔡叔、霍叔。根據《繫年》簡文的記載，可以確定「三監」被殺後才「立紂子耿」，因此武庚（即紂子耿）不屬於「三監」，「三監」指管叔、蔡叔、霍叔的說法是正確的¹¹。

而對於清華簡中「殺三監而立紂子耿」一句的理解，學者也有不同意見。整理者認為「殺三監」者，當指殺三監的周人吏卒；李學勤認為當然不是殺了三叔，所指大約是參預監管的周人官吏軍士；路懿菡認為「三監」為商人所殺¹²。事實上，殺「三監」與「立紂子耿」的主語應該相同，可以籠統地說是「周人」。周武王死後，「商邑興反」是指在商故地的管叔、蔡叔、霍叔叛周，周人殺了「三監」之後，而更立紂子耿。據《史記》中〈殷本紀〉「成王命周公誅之」、〈管蔡世家〉「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衛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等記載，「殺三監」和「立紂子耿」者可視為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常存在大體內容相似但細節不同的情況，傳世文獻中多記載管叔、蔡叔與武庚聯合叛周，而據《繫年》，管叔、蔡叔與武庚應是先後叛周。











如果清華簡《繫年》的記載屬實，叛亂后管叔和蔡叔均被殺，從這一史實出發，那麼回過頭來再看《左傳》中的「蔡蔡叔」，很有可能就是「殺蔡叔」之誤。而「蔡」和「殺」的關係，可以從古文字的角度來解釋。



⁹ 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2月），頁160-161。













¹⁰ 李國正：〈「蔡蔡叔」辯詰〉，《中國語文》第3期（1997年5月），頁212-214。

¹¹ 也有學者認為「三監」與三叔無關，如路懿菡：〈從清華簡〈繫年〉看「武庚之亂」〉，《齊魯學刊》第5期（2013年9月），頁51-54。

¹² 諸家觀點可參看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75-80。

李國正引了《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字形，推斷「蔡」、「殺」相混非隸變所致，戰國古文形似當是「蔡」、「殺」相混的文字學原因。¹³這一推斷應該是正確的，《說文解字》「殺」的三個古文分別寫作，其中第三個寫法見於金文和竹簡。裘錫圭指出蔡國之「蔡」，西周金文作、、等形，春秋金文多作、等形，戰國金文作，古印作，三體石經《春秋》古文作。石經「蔡」古文的寫法和《說文》「殺」字古文全同。

「蔡」、「殺」古音相近，近人大都認為金文和三體石經假借「殺」字為蔡國之「蔡」。¹⁴關於字的字形結構，李零認為像鉗人之左足、右足或雙足，應是「鈇」字初文¹⁵。何琳儀、黃德寬將其隸定為「人」，分析為從大，從倒毛，為「衰」字省簡，讀為「蔡」或「殺」屬於音近假借現象¹⁶。目前，字的字形結構尚待進一步研究，但這類形體既可讀為「蔡」（如蔡大師鼎、蔡侯鼎），又可讀為「殺」（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語叢一》）是沒有疑問的。

前文章太炎已提到：「正以古文重寫字，上借為殺，下借為蔡，隸寫者遂亦重寫蔡字而于音義分別之爾。」¹⁷也就是「蔡蔡叔」可寫為「」。通過清華簡《繫年》管叔、蔡叔叛周後均被殺的記載，以及古文字中「蔡」、「殺」使用同一字形的情况，我們懷疑《左傳》的文本有可能原是「殺管叔、蔡叔」（）這類的記載，在傳抄的過程中，寫作形的「殺」字被誤認為「蔡」字。在用今文字抄寫的過程中，將寫作形的「殺」字直接改寫成「蔡」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殺管叔、蔡叔」訛變成「蔡管叔、蔡叔」。而管叔被殺的事實是公認的，抄寫者可能為了使文意暢通，同時又要

¹³ 李國正：〈「蔡蔡叔」辯詰〉，《中國語文》第3期（1997年5月），頁212-214。

¹⁴ 裘錫圭：〈釋「求」〉，《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95-206。

¹⁵ 李零：〈古文字雜識（五則）〉，《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67-274。

¹⁶ 何琳儀、黃德寬：〈說蔡〉，《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頁187-190。

¹⁷ 章太炎：〈新出三體石經考〉，《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冊，頁629。

保留底本的「蔡」字，所以又改寫為「殺管叔而蔡蔡叔」。上文提到的《後漢書·樊儵傳》李賢注引《傳》作「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這裡的「蔡」字從「殺」得聲，可能並非取其放散之義，可以看作是今古文轉換過程中，仍有底本認識古文字形的𠂔（殺）字，並將其正確隸寫為從「殺」得聲的「蔡」而保留了下來。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推測，在古籍流傳過程中，有的注釋文字會被誤認為正文，從而變成正文中的文字。李零先生曾說過：「我們讀的古書都是來源於漢代特別是東漢。東漢經本是糅合今古文的本子，但無論今古，寫定還是用今文，即來自秦系文字的漢代隸書。那時的古本（戰國文字）和整理者的習慣也有差距，但他們沒有我們這種『括注法』，無論原本如何，也不論合併了幾種本子，流傳到今天，都是直接合併和直接改定的。」¹⁸如此，文本「𠂔蔡𠂔𠂔」中，第一個𠂔字為「殺」字，第二個𠂔字為了註明其不是「殺」字而注釋為「蔡」，導致文本成為「𠂔蔡𠂔（蔡）𠂔」，在今古文轉換的傳抄過程中，作為注釋的「蔡」字也成為了正文。

參考文獻

- 何琳儀、黃德寬：〈說蔡〉，《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
- 李國正：〈「蔡蔡叔」辯詰〉，《中國語文》第3期，1997年5月。
- 李 零：〈古文字雜識，五則〉，《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李 零：〈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美國達慕思學院郭店楚簡〈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感想〉，《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松儒：《清華簡〈繫年〉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路懿菡：〈從清華簡〈繫年〉看「武庚之亂」〉，《齊魯學刊》第5期，2013年9月。
- 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2月。

¹⁸ 李零：〈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美國達慕思學院郭店楚簡〈老子〉國際學術討論會感想〉，《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7-52。

潘 傑：〈談「蔡蔡叔」中的第一個「蔡」字〉，《古籍研究第4期》，1999年11月。

裘錫圭：〈釋「求」〉，《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清〕阮 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章太炎：〈新出三體石經考〉，《章太炎全集》第7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